四書箋解

四書箋解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告子

性猶杞柳章　告子之說未嘗屢變只是見處不明欲直言而不能故左譬右喻無不被孟子說倒亦只隨所說而破之不與正言以其不可與言也此章原不是性惡杞柳亦不是惡物旣可爲杯棬豈可言惡桮棬固可屈杞柳爲之然使不屈亦可爲他器告子止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體能動心能知活在世閒的是天所以與我者爲性

原無善不善故云猶杞柳也杞柳只是一株樹並無桮棬
之成形亦不必爲桮棬義爲人立下的名做箇成器只爲人
要杞柳用故有桮棬非天下固有桮棬也此二句是他見
性爲無定之質義爲後起之用下二句惟其無定故可使
爲桮棬是將這知覺運動之靈做出仁義來爲桮棬則非
杞柳爲仁義則亦復非性矣他立意不要仁義只任其自
然故其說如此

子能節　告子雖不要仁義亦不肯教人以不仁不義然
說以杞柳爲桮棬則必戕賊乃成將使人謂不仁不義乃

可全性之本質則不仁不義之禍必成故以禍仁義之說破之而說窮

性猶湍水章　告子以杞柳有戕賊之嫌故以湍水比之湍水一決卽流無所戕賊也其實只是無定之義與杞柳之說同

水節　告子將東西比善不善是大謬處東西皆可決之方異而下同也性之無分於東西者如不同道而趨一殊塗而百致之善也故曰性無分於東西誠有其無分者也告子錯處在一人字他不識得人之所以爲人故不知性

人無有不善喫緊在人字上若犬牛之性則有不善者矣

今夫水節　可使爲不善習使之然也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四字亦無甚錯生氣生也生理亦生也生則有死則無食色然仁義亦然故此語破他不得但其意是說有生之氣有知覺能運動的故凡生皆生凡性皆性孟子灼見其所言之旨而反詰之告子果以爲然故可以人與犬牛破之以人之知覺運動卽灼然非犬牛之知覺運動卽人之甘食悅色亦非犬牛之甘悅也故其說又窮

食色章　告子以食色爲性者以其出於自然不待學慮不知食色乃天之所以長育萬物之生氣故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以其非天所以立人之生理也然孟子不辨此者以食色之中仁義未嘗不寓焉　食色而得其正者固仁義也　告子所言内亦不指之爲性但自性中發出的以响响之愛爲仁亦止食色上發出非君子所言之仁從心而發者謂之内因事而顯者謂之外

三節　長之者三字卽從告子而我長之之句接著彼說以辨之蓋云我長之則義在我而不在彼告子已自相背戾

矣

耆秦人節　此就其食色性也而破之物謂甘食悅色所甘所悅之物

孟季子章　孟季子之意卽告子長楚人之長意以有定在爲主於心者爲內無定在而可移易者爲外不知唯有主於心故可移易而皆得其當若在外則一物一理不可移易

公都子節　固有之生理存於中者謂之性喜怒哀樂發端以生好惡之用者謂之情情亦自然必有以達吾性之

用者耳目口體之能效其視聽言動以有爲者謂之才才亦自生而有但藉形氣以成用耳

乃若節　乃若其情三句應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一說言彼所言可以爲善者情也非性也情則不必善而但可以爲善然使之爲善者豈非性乎故以此益知性之善也

若夫節　應有性不善一說有不善者才也才則有愚有明有柔有強然即不能純乎善而非必於爲不善爲者止因不盡其才則亦非才之罪才且不任爲不善之罪而況性乎

惻隱之心節　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正破無善無不善之說皆有有字正破無字人皆有之則所謂人無有不善也上篇說四端此竟說是仁義禮智蓋上篇因今人乍見孺子說來言今人者乃當世牿亡其性之人牿亡之後僅此見端此則統聖凡而言直指其本體之四德既因有此四德安得謂之無善乎　鑠是鎔鑄改換前模之意外謂事物及教習非以事物以其理來相迫亦非待教而改易以趨善乃中所固有自然不容昧也　弗思耳矣以下總破無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才者所以效性功者也思者

心之才耳目口體皆有爲善之才而以心之思爲先立之大者若能竭其心思以求於至善則性之大用無不得者舍而不求任其心之曠逸則見無善逐物以流則可以爲不善任其血氣之欲而全不思以恣耳目口體苟求便利則純乎不善如象而堯亦不能化此不善之所由生惟不使才見功而非才之罪才且無罪而况性乎蓋三說之興皆因人有不善疑於性使之然故直指其故在思求不思求以破之

詩曰節　物者才之質也有物必有則有其才則必效性

之用性善故才可以爲善也好德情也秉彝性也惟性有恆德故樂與其同德者爲類而情可以爲善也情才皆無固然之不善則性善可知已

富歲章　此下三章皆以人疑不善之人惡必有所從生爲生初即有惡在故聖凡相遠孟子詳爲剖析以見不善自有所至而非生質之有惡也　自章首至天下之足同也言降才不殊以明人皆有作聖之才自口之於味至末言情之同然以明人皆與聖人同情分明兩段不可混而爲一

首節　陷溺其心則才隨之而異趨陷溺之實至後數章
乃見此但約略言之
次節　麰麥之熟而成實才也才依形質而起用　雨露
之養直趕到不齊也
故龍子章　足但有才而無情故以證前段末節故曰以
下不復重叙
口之於味節　與人殊言與人異　犬馬不同類亦以味
言如犬嗜穢臭馬嗜草等　舉易牙師曠子都者以至美
之味聲色等言人之嗜好雖不同然到至美處則必不異

以比人之好尙或異而至於理義爲至美之德則無不以爲然也

故曰節　然是也以爲至是而不能非也此言好善之情芻豢悅口人人共悅也

牛山之木章　此章扼要在人見其禽獸也三句以破性無善及有性不善之說中間說不善之所由生次第分明以證非性之本然後發一養字是復性之功然非於此有教人養性意止言善之所由存非分外增加但因其固然而滋培之耳

次節　言雖存乎人則此人字乃就不善之人說言非但聖賢固有仁義之心雖放其良心之人性之所存亦終始不相離也

三節　苟得其養則必長者唯其固有仁義之心故可因而養之以盡其善苟失其養則且消非其本無特因失養故將所有之善消之而亡

操則存節　此節時解大謬惟不識得惟心心字將作靈明活動的說不知此言心乃仁義之心也操操此仁義也舍徇嗜慾而不仁不義也出入無時者欲仁則仁至思義

則義在一念存卽存而入主於中一念舍則放而與仁義相離也莫知其鄉者存亡在心而不在事一念則茫茫昧昧不復知有仁義而本心隱也

王之不智章　此章亦辨人有不善之故借齊王以證之孟子言性無不善特因勢使之然則人將謂如孟子之啟迪王者已至若非王本無可爲善之才何以終於是非不辨豈非其智不能若聖賢之明爲降才之殊乎以此爲疑則人性皆善之說不立故善無以此爲惑王之不智自有由非其性之本然也　智亦性之一德　但言智者爲善自

知善始也．雖有天下二節分二意人之爲不善大要在此二者前節闢善少而聞不善多爲習俗之所惑如因凶歲而陷溺所謂世教衰民不興行皆由於此後節向善之心不專嗜慾雜亂故雖學而實未學故不能復性乃不能盡其才之故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二者乃不能爲善而爲不善之故前言陷溺言牿亡至此乃直指陷溺牿亡之事最爲明切易生之物比人本有此是非之心一引卽發　末節鴻鵠將至一則比好貨好色一則比富彊功利

魚章　前六節婉轉辨論只是發明本心二字到生死之際倘然不昧行人乞人皆能有之則其爲本心明矣至萬鍾下二節乃察其所以失本心之故而深嘆其愚亦以見流俗之陷溺非性之不善也失者本有而失之

首節　舍生而取義自然如此非教人知取舍　生亦我所欲節　此節提出所欲所惡有甚於生死註秉彜義理之良心自然耐不得屈辱　如使節此言生死於人甚大若非義在心而不可昧則斷無不求免之理

由是節　此言其所由故生死爲輕由是二字指欲甚於

生惡甚於死

是故節　言人皆有之見不辨禮義受萬鍾之人必有是心

一簞節　此節極言人之皆有豈受萬鍾者獨出行人乞人下哉

萬鍾節　此下直指牿亡陷溺者一段下劣習氣極沒要緊極卑陋極癡愚乃放其良心者最下一等人而自戰國以後求富貴利達者大都如此當其窮居之時憤志有爲果然肯屈志求人雖死不恤及其得位則驕妻妾誇閭里以鳴得意並不保身家傳子孫唯圖一時浮華以傲物如史

記載蘇秦正此謂也止因將羞惡之心誤用之故本心全失豈其本心之不良乎妻妾之奉乃盛服飾以媚妻妾

仁人心章　前數章言求言養而未言所以求所以養也此章乃示人以求之方在學問上說盡枯守此心則仁義之理不著唯學問則日存心於理義而不逐物以流而於古今事物之理研求其心安而理得者以審其不容已之大用則因事見心而仁即在其中矣

首節　仁人心也句極直截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內而爲視聽言動外而爲親親仁民愛物之誠理之所涵

知覺之所自啟皆仁在內而使然非但昭昭靈靈之可謂心也義仁路也也須知路亦在人心中必要從此而行必不肯走錯一步分明記念自然順之以趨故上兮言仁義下總言放心

學問節　放失也放心不仁也求放心求仁也求仁者求視聽言動之各復乎禮親親仁民之各盡其施也故必於學問求之時文有將放字作放蕩出外講者不知如何放蕩緣誤將放心之心作昭昭靈靈的知覺解故以此收轉此靈明如和尚家止觀為求放心因而學問不在博學切問只

在收歛此心便是眞學此等邪說全不照上文愼勿誤聽
　且如雞犬放只是失了雞犬方求若開籠放出鷄開門
放出犬他自然回來何待於求可見邪說一字也不通
無他言非以他用
無名之指章　此章扼要在一惡字以動羞惡之心使求
仁以伸其固有之心　指不若人人人之指皆伸不若人
盡人皆不能如心不若人不能如人人皆有之心也
桐梓章　此章言養身養身者不爲嗜慾之所克伐不爲
利達之所馳騖居廣居以養其氣立德威以養其體使成

乎大丈夫也

人之於身章　此下二章乃言所以養　體有貴賤知所

乎萬物爲大能止乎一爲小不求物養而物所受治者爲

貴求養物而爲物所累者爲賤　肩背節以大小言　場

師節以貴賤言

飲食之人節　註專以口腹爲小體未是玩人皆賤之句

則不待大人而後知不當爲飲食之人也此二節亦是借

一最賤者以喻之言口腹亦在所當養而養之則人賤之

可知小體不足養矣以色養目以聲養耳以安佚養四體

皆是養小失大

鈞是人節　大體節旣是心又將何物去從豈以心爲從大體乎盖以小體從大體效其聰明以輔作聖之睿是從大體以大體從小體役其好惡以徇聲色之欲是從小體

或從節　此節舊解未明在不識公都子問頭公都子或大或小前已問而孟子已答之矣至此則問鈞是人皆有大體有小體小人何故舍大從小其病根何在何以唯大人能從大體而小體不能干之孟子乃告以小體易從大體不易從之故而言大人能不爲小體所域之本曰耳目

之官不思者言不思而亦得也色到目便見聲到耳便聞不勞研求自然逸獲此句對不思則不得也而蔽於物蔽如一言以蔽之之蔽目止於色耳止於聲雖極其審察亦止在見前聲色之中此句對思則得之思則極乎高深而無不得也物交物二句言耳於聲目於色各以類應故易於相引聲色來就耳目故易於相感此句亦對不思不得不似心之已往察物而後喻物不能於所未思者不豫耳目而直與心交以相引也惟其不思而得之利故小人利其易從而後從之惟其各止於一官故小人喜其效之易

竟而從之惟其聲色來引坐而受之故小人歆其自至而從之心必思而後得愈思則愈得不思則不必得故小人畏其難得厭其難窮而不從能反是者爲大人惟不憚勞而知其有難窮之緒故盡其才以思之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句自應雙頂若專言大體則下當云先立之不當又云大者矣且耳目之能視聽又豈生初受之於天者天兼與之故小人亦分用之而唯大人能先立其大者以善於用天也　先立平其大者三句含有利用其小者則大者爲其所奪也此爲小人而已矣意須補發以答所問

有天爵章　天子人以君子之德以理萬物曰天爵君子人以君子之位以治小人曰人爵　仁義忠信性也樂善不倦情也

仁之勝不仁章　仁勝不勝謂存理則欲自遏　謂之水不勝火必別求所以勝之於是强制其心以求免於不仁而與欲爭不知廢天理之節文則不仁更甚持之必不能久終且逐欲而驁矣

五穀章　存養密擴充大則熟　荑稗謂異端之能成其說功利之能成其說不如者人謂其不如也雖熟亦只是

荑稗人見其不如則將棄此而棄彼

羿之教人章　二節有二意志於彀此用功必至勿至半塗而廢

次節　規矩此取法必正

任人節　不揣其本節折任人之妄金重於羽節明禮重之說非彼所可破

往應節　不紾不摟亦未是禮但無禮之極必至於大亂

曹交章　力不能勝一匹雛非不能勝一匹雛自不欲舉而諉之不能也今日舉百鈞使其自任而舉之也　勝音

弁足以任之之謂不勝匹雛謂挈不起

徐行節　此二節雖說得甚易然有一跬步一言一動一服之間善惡卽於此分見得一不爲則成乎大惡

小弁章　過大過小時解謂事關宗社故大非也如舜之怨慕豈亦關於宗社乎絕父子天性之恩以賊大倫是過大不能謹禮以守貞不傷大倫則小

末節　五十而慕慕字中含怨字須自號泣說來

宋牼章　此章重正人心以起教化善風俗說　五節懷利以事未嘗不事任他盡心竭力只重利害上起見如子見

父病只恐有喪祭之費家務之勞乃用心以調養之便是懐利以事止此一念天理喪盡勢必利在死則惟恐其不死攘奪自此而興故亡國敗家皆其必然

居鄒章　前節全伏下案居者久居可以徐圖來見鄒任異國必須越境處守不得委宗社而他處行者暫處平陸齊之封內相坐論之官無官守

四節覲聘後以幣及庭實獻曰享儀者將享之際威儀之儆如有容色是也有其志則必著見於儀矣

先名實章　時孟子將去齊髡恐其復留故詰孟子以使

不能復安於齊魯繆公二節全是此意故孟子言欲去而
不即去之意非彼所能知以折之

末節　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言不輕去之故不用則功
不見欲去之心已久非小人所知也

五霸者章三節　曲防有壅閉水道以專利者由水本由
其國而行故築隄防過之使注鄰以避氾濫而貽害于人

徒取諸彼節　當道志仁是二柱子略重志仁一邊玩然
且仁者不為二句可見道是先王之成憲義不可踰者仁
是不殃民

今之事君章　辟土地辟草萊也　此節道以不貪言仁以不奪民言

我能節　此節道以尚德不尚力言仁以不嗜殺言

白圭曰章　爲賓以覲聘於鄰國則有幣帛國之賓至則有饔飧饔飧猶今下程按聘禮致饔飧有生死大牢鼎肉醢醬米禾芻等牛羊豕多至每牲皆九醢醬至百饔米禾至數車

丹之治水章　洚水者洪水也謂堯時之洪水同

魯欲章　而不寐全重一善字好善不但是好士好士則

是當時孟嘗春申輩亂天下之惡習樂正子善人也故所好亦善告之以善者告以君子之道仁義之言也故優於天下時解有云好善則不必强知多聞而强知多聞皆樂爲之善不知强知多聞之人即讒諂面諛之人如蘇秦張儀等皆以小有才者逢君之惡所以致亂孟子喜而不寐喜道有可行之機非但以樂正子之能稱其任也

陳子章　何如則仕不是行道之仕乃不容已而姑仕

舜發章　側重此段困於心段皆以申過而能改之義疑屬下節恐傳寫之訛

人恆過節　此節生於憂患之意

入則無法家拂士節　此節死於安樂之意

四書箋解卷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盡心

盡其心章　註謂知性而後能盡心有說盡心然後能知性以實之此說爲長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不特於本文一串說下由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順且所謂性卽理者指其實而言之非可以理字代性字蓋理在事物在心皆謂之理性卽理但指在心之理而言耳若窮理則窮事物之理故註又言格物性豈可謂之物又豈可

在事物上能知性哉徑從知性上做工夫如何能知知性者實於已身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上體會如此惻隱羞惡等心在本體上具足仁義禮智之天德若不盡吾心以求知則不著不察竟不知何者是吾性矣此心字是心之神明所謂心之官則思及書所云睿作聖者盡心則盡而體之動而察之以學問證之極其思之力而後知吾性之所誠有故曰此說爲長若必要依註亦只可云能察識吾吾性實有之理則自能盡其心以窮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爲格物也　則知天矣則字甚快觀此則知性之難可知

非盡心不能知也故曰心能檢性性不能檢心　性是天所化育萬物之理寓於人形色之中者故即此可以知天

次節　存其心養其性二句相連存此心之神明不使逐物遷流以使仁義禮智之性不爲物欲所害則性之實理常在心中乃所以凝承上天之命而謹守之擴充之以效於天曰事天

末節　天是神化之總名四時百物不相悖害之理吾性亦在其中命則專指在常人身上說一人有一人之命立是把穩站定全吾生以善吾死而不喪失天所生我之理

氣

莫非命章　莫非命也統生死窮通得喪而言下專言生死者以其最大者而言　正者本所當受之謂如生死只是氣血衰竭則必死未至則必生之類　此章以妄求者固是不知命然一切歸之於命全不盡人事如莊子所言不得已而安之於命臧穀亡羊等故言此非知命知命者知正命也到當死時則死未是可死時天原不命之以死而自趨死地亦是逆天而不能受命

次節　巖牆是逞智力而履危桎梏是爲惡以罹禍

求則得之章　求在我固是仁義禮智求在外固是富貴利達註下二凡字甚活並言之妙正以虛擬而使人自思之

萬物皆備章　物兼事言備者備其理也萬彙之性情萬事之條理皆心喻之而所以應之之道無不實有其道曰皆備切不可用渾淪一氣包含萬象等遼廓不親之語及民胞物與專在仁愛上說矣字甚決斷是現成語此乃孟子反身而誠後自言其所得不可論理　反身而誠連上句一直下誠者實能有之不待推測不待勉求實見其皆備實實備之而無所欠缺則物不足以累其心而所行皆

因吾心之自然故樂莫大焉

末節　仁者吾心之生理備萬物而無不貫通者也

行之章　行者已之所行日用之理自然必如此行如父坐子立不容不爾是只率意做去不差的不著渾渾沌沌非確然見得必要如此習是遣教在人天下俱是如此便隨著也做得不差不察不能審知此理爲吾之所必盡此是天性不昧之良而教衰學廢以致不知故乍合乍離道之所以不明也

古之賢王章　玩章意自當歸重人君當樂道以勸士節

宋句踐章　不失義持其秉正不枉之節不離道以王道匡天下而不徇世主之爲　得已不失望可以囂囂之具

古之人節　此節引古人無欲自得之道以證之上二句應尊德樂義下句應可以囂囂

殺之而不怨章　前二句皆自民上說其所以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在過化存神上此三句且不必如註落實講

所過者化是其尊賢敬老問疾苦興禮教之德興起民志以自趨於善所存者神是常存天下於心自有天時人事與之相應而不失其機緘則因以應之而自治天地以造物之神化言無所不屈而順施不匱日同流

不學而能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非但其能運動固有其良能在也所不慮而知者非但其有知覺固有其良知在也此以明性非無善無不善而實有善

次節　既知之卽能愛能敬須兼能說

親親節　無他言不學不慮之中達之天下而皆知皆能者無他惟仁義而已若其他情欲嗜好則人各其心不能達也

有天民章　達量而知之也天民以正物爲道故必可行而後行大人以正己爲道不待施正於物故潛見隨時無所不可

廣土章　所性所字與所欲所樂同不可作君子之性講

若論性則君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人亦無不以此爲性特
失之耳非君子之性有異於人也此性字與堯舜性之也
性字同仁者安仁安字亦相似是君子自然安之而不離
如耳目口體之在身並不見其可樂而非此不適樂者見
彼可樂而可樂之此則安其在我者也根於心而生色者
皆自然不忘於中而必見於外見面盎背言仁義禮智見
於顏色容貌背一身敬息之所自見盎於背有道之威儀
厚重端莊也不言而喻自然動必依於四德之天則
伯夷辟紂章　所謂與此之謂也相應五十非帛四句是

中閒騰頓語耳釋明善養老之謂明伯夷太公非以能修養老之禮以養已而云然

易其田疇章　如水火止喻至足不必言求而即與仁亦止是相親睦不相忮害之意不似必世而後仁之深

登東山章　成章以成乎一章也如可適道而後可立可立而後可權

雞鳴章　當乎理之謂善遂其欲之謂利

楊子章　舉一者所舉者道之一端爲我亦內重外輕之道兼愛亦仁民愛物之道但執之則天下無窮之理皆其

所指爲非道故賊道

飢者章　飢渴之害在一甘字乃患得患失皇皇若將不及而無所擇以取快於一時不及人者柔巽卑屈出於人下也心者羞惡之本心

有爲者章　辟若掘井四字一段不憚勞而爲之以漸必欲得水乃止此是有爲者之志力掘井九軔以下一轉反講棄井則不足稱有爲者矣棄謂不掘

王子墊章　殺一無罪四句亦言其志如此　大人兼德位而言

仲子章　奚可哉言不可信也仲子之義止能忍於簞食豆羹若與之齊國則必不能不受以讓國者以全父子兄弟之恩君臣之義今仲子既滅此大倫則志所欲爲更無顧恤得國以遂其志所必安受之矣人皆信之不知大義而矜其小廉爲其所愚之矣

自范章　氣者聽視動履剛柔緩急之節體者憂危憔悴安康愉悅之容養者無不可遂之欲以激其喜怒無不可勝之役以疲其心力

食而弗愛章　無實而言恭敬以貌言

形色章　人有人之形發爲人之色則卽成乎人之理耳目口體雖爲小體而皆足以聽命於心以載道而效其能以成仁義禮智之大用細而察之無毫髮之同於禽獸則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卽在乎此特不能盡其才而逐物以喪其聰明從恭之質則虛有是形而實不足踐矣聖人以其當然之理充其能然之形而無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之欲所不欲爲所不爲故誠中形外而形之大用彰性之全體盡矣

所以教者章　五句須從君子之所以教上分別五種教

法不可但存受教者才質上講時雨化者其德已成不須更就下學上瑣屑止以其未達一間急從大本大原上擴充之使一聞而卽悟餘人時未至不能喻也 成德者其人已有自得之善而不能得其全體則爲因其所知所能而示以盡善之道此以實學示之者也 達材者材各有所長而不能通於所短則抑其所過而矯其所未逮而達之於其所未達立說不妨因人而異 答問者乃初學之士疑而來問則因事以告不必引伸之他端反使之疑也 私淑艾乃隨法以示後世深切著明足以感動人使興

起而道無不備人皆可取法以長其善而除其惡也此以著書立說言

道則高矣章　君子之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其教學者則在日用常行之下學故公孫丑疑其中間相去遼遠無由得徑路以上達欲孟子移其至高者使有易知易行循而卽至之法不知下學上達中間貫徹處在功力深熟而自得之原不可代爲開示則亦以繩墨彀率引之使極用其力而上達之理本在其中自然躍出別無易簡捷法令其速悟之理人之能不能因其用力不用力耳若能則

自從此而入也中道者下學下達相貫之處君子兩端備舉則中道自在其中矣

於不可已而已章　此言知人之法怠之至者不可與有爲薄之至者不可恃以自託任氣躁動而無恆者不可信其爲善之有成

愛之章　上四句重在弗仁弗親言不可無差等下二句言雖有差等而以次相及仁愛自溥

知者章　當務乃大經大法所當急修明者親是親親親賢是好善　不能三年之喪二句是愛失其厚薄放飯二句

是知失其大小齧斷乾肉者禮記濡肉齧斷乾肉不齧斷須以手擘之難斷而齧之失口容俗解加復置原豆者非

殺人親章　人不可殺豈論其爲人之父兄與否然則無子弟者遂可殺乎此章爲戰國時制参夷之法者言殺人而並其父兄人亦殺其父兄者作法自斃後亦自罹参夷之刑人亦殺其父兄人字泛指非父兄見殺之子弟也参夷族誅也

周於利章　周字極重德無所不備之謂周擴充以極其大精義以極其蘊則邪說橫行之世一偏之論知其所蔽

假托之善知其非實不以創見創聞驚爲奇而信之彼之爲說不能出其規畫之中其邪則不勞力而破之有餘也

聖人章　以夷惠爲聖人自孟子始此章言其允足以爲聖人之實能爲百世之師則大而能化豈非聖乎夷惠之興起百世如此故可决其爲聖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與首章一句相應末句言當時親炙之者其爲所化可知也

仁也者章　人以人之身言耳目口體之所以視聽言動心之所以能思皆此生理之所存所著特人逐於物交之引則身心舍此理而滑用其知覺運動與仁相離而道亦

悖矣若合人身之用於所生之理則人倫庶物皆得其理
而道盡於此矣
山徑之谿間章　用者用之於學思
禹之聲章　此章亦論世乃可以知人之意
齊饑章　此章言當時情事不可解若謂齊王若虎不可
又勸發棠以觸其怒則齊王之待孟子必不至以此而咆
哮且言馮婦事亦但言爲士所笑不言終爲虎傷唯鍾伯
敬此章文字命意可通以王道之行制產則民足凶年自
可免於死亡不待發粟以賑之粟有限而賑之所及必不

能濟人之死徒以沽恩而爲衆所悅猶搏虎者之暫救一時之用小攻小利爲輔世長民之君子所笑故既不見用自不屑爲此小惠所謂政不足閒也此說較通

口之於味也章　耳目口鼻四肢自然與聲色等相取不待學而知故曰性也然此乃天所以養人之生而物自足以給其所需則天之所以命人者故曰有命焉君子以聽之天而不求盡於已故曰不謂性有命焉不必添入富貴貧賤得不得只是天使我然非我立人之道蘊藏於心而爲所當盡之時不謂性知吾自有性不在此也命者人物

所共性則人之生理也

次節　仁則父子自能盡其愛義則君臣自盡其敬禮則賓主自盡其文智則於賢者自知之能爲聖人則自合於天道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之所增益得氣稟之純於天者自能不思不勉而中故曰命也然必吾心之靈實存其理而後行著習察故曰有恃焉君子不恃天而必盡其心以盡其道見爲吾生所必盡之理故曰不謂命命也句亦不當添入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夷惠伊尹之天道等語只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當盡人道意

浩生不害章　可欲是應事接物合乎人心之公好而溫恭之度抑令人可親・有諸己則不但應事接物之宜而躬行實踐皆據心之所得於理者以踐之於行　充者擴充而極乎大實者集義而極乎善之純光輝則發見於言行動者正己而具正物之理足以昭明天下而使之知覺化誌語太高而無實蓋亦物爲所化耳風動一時興起百世不待教導而物自趨於善　不可知者不據一德以極其至乃時中之妙即至於聖人尚不知其從心不踰之矩而大人以下愈不能測

言近而指遠章　立言之大指在人病舍其田一節時解於前二節全不照顧若此類膚昏謬者甚眾此章原爲立言者不務求心得而泛論物理以求勝爲政者不務躬行而多立名法以苛求天下故以舍己田而芸人田者爲喻言近心所確見之理也不下帶者帶以上心之部位指遠萬物之理吾心皆備自足以無遠不及也此句時文謬甚將言近作平平無奇說則與不下帶及求人者重何相干涉守約約不是少乃總會在一身上卽及諸己之謂脩身則自有以化行天下不待刑賞以求之人要之只是自任

意

堯舜性者章　不回謂盡誠極致而無曲折以求全干祿如後世祈天永命之說亦是干祿且舜發於畎畝亦疑於干祿而若將終身則全無干祿之念　言之自可行之不待求踐其言而自信

末節　行法者以前聖人之所行爲法而行之　而已矣三字但須俟命言其得天下則俟之而已矣非有於求得

養心章　此心字指心之靈明言若是仁義之本心則自與欲爭存亡不但言莫善於寡也養心者養之使不爲物

所牿而長其明蔽以爲復性之用也欲不寡則心逐物遷
而不能居靜以待省察故學問思辨皆可以養心而寡欲
爲其最善者

曾晳章　此章重在食膾炙及不諱姓上言君子緣情以
制禮惟情之所獨切者可以一意孤行以求全其不忍而
不推類於情所不切者爲已甚之行徒以滅性害事而爲
人所不能行故可以推行天下後世而賢者不可過不肖
者可企而及也劣俗講時文見章首不忍二字便挐定不
忍贊曾子之孝全不顧下一段凡此類皆不通之甚者不

知不食羊棗止曾子致孝之小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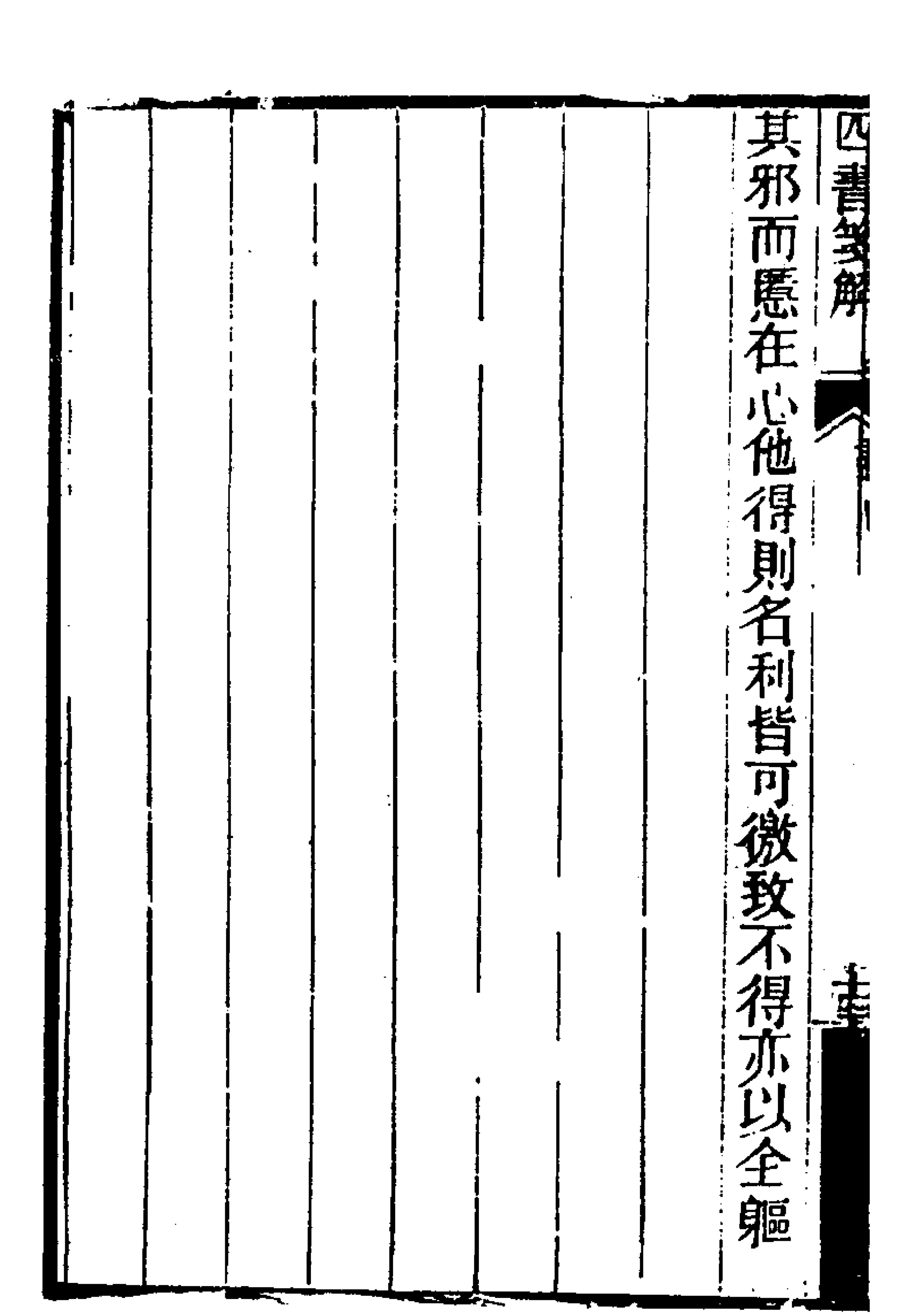
孔子在陳章　玩不忘二字是好字面不能改其舊是估過遂非之惡此段只說狂士好處不當說壞不忘其初乃是自見其性不隨習遷意

非之無舉節　非者非其大端刺者察其小過

惡佞節　佞人所見邪僻顛倒是非利口心無其實而言之確然似乎可信

君子反經節　因註萬世不易之常道一語時解誤看將作與楊墨對此常字不對異字楊墨便好立異要矯流俗

汗世而爲己甚之行此乃以破鄉愿鄉愿方且以狂獧爲異而自謂惜志趨卑陋必不索隱行怪故衆皆悅之註言萬世不異言非流俗汗世一時好尙之爲乃狂者所志古人之大節萬世不可貶損者反經反字大反流俗之所爲經乃人道之所自立止有此一條理路爲君必如堯爲臣必如舜不使不仁加身以全仁舍生以取義學則必精義以自得治則必撥亂以反正壁立萬仞一毫也不假借乃以化民成俗而庶民皆一道同風則俗不汗而鄉愿且爲人所賤矣楊墨之邪著明在外而心無隱慝鄉愿外不見



其邪而慝在心他得則名利皆可徼致不得亦以全軀